

秋色赋

时序刚刚过了秋分，就觉得突然增加了一些凉意。早晨到海边去散步，仿佛觉得那蔚蓝的大海，比前更加蓝了一些；天，也比前更加高远了一些。回头向古陌岭上望去，哦，秋色更浓了。

多么可爱的秋色啊！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欧阳修作《秋声赋》时，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可怕，凄凉阴沉？在我看来，花木灿烂的春天固然可爱，然而，瓜果遍地的秋色却更加使人欣喜。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

你瞧，西面山洼里那一片柿树，红得是多么好看。简直像一片火似的，红得耀眼。古今多少诗人画家都称道枫叶的颜色，然而，比起柿树来，那枫叶却不知要逊色多少呢。

还有苹果，那驰名中外的红香蕉苹果，也是那么红，那么鲜艳，那么逗人喜爱；大金帅苹果则金光闪闪，闪烁着一片黄橙橙的颜色；山楂树上缀满了一颗颗红玛瑙似的红果；葡萄呢，就更加绚丽多彩，那种叫“水晶”的，长得长长的，绿绿的，晶莹透明，真像是用水晶和玉石雕刻出来似的；而那种叫做红玫瑰的，则紫中带亮，圆润可爱，活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

哦！好一派迷人的秋色啊！

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因为它表示着成熟、昌盛和繁荣，也意味着愉快、欢乐和富强。

今年，胶东半岛上雨水充足，气候适宜。一开春，小麦就长得很好，得到了可喜的收成。六月间，当我乘坐胶济列车经过昌潍大平原时，看到那金色的麦浪，像海洋似地荡漾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而打下来的麦子，则像一座座的山岭堆在铁路两旁的场地上，心里禁不住欣喜万分。当时，我曾把这种欢乐的心情，写信告诉过许多和我同乡的战友，让他们和我一起共享这故乡丰收的快乐。现在，时间过去了刚刚三个多月，前几天，当我乘坐由青岛开往烟台的列车经过胶东内

地时，又看到了一幅秋天大丰收的欢乐景象：金黄色的谷子刚收割了不久，高粱又熟得火红一片，山坡上、田野里，到处都是紧张秋收的人群。村头上、打谷场里，到处都堆着像小山一样高的庄稼秸子和金光闪闪的包米穗子。胶东，这个不愧为水果之乡的半岛上，今年的水果特别丰收。列车经过莱阳车站的时候，车站上摆满了著名的莱阳梨，这梨又大又甜，人们告诉我：今年梨的产量，大大地超过了去年。

在烟台西沙旺，我曾参观了以盛产烟台苹果著称的幸福公社。现在，正是苹果成熟的时候，一踏进那绿色海洋般的果林里，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苹果香气。人们告诉我，六十年前，这儿还是一片荒凉的沙滩，那赭黄色的沙地上，什么都没有。栽植苹果，只不过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情，而苹果的大规模发展，却是在解放之后，而尤其是近几年来。瞧，那一棵棵枝叶茂盛的果树上，累累的果实把树枝都压弯了，有的树枝竟然被苹果压断了，而大多数树枝不得不用木杆撑住。生产队门前的广场上，收摘下来的苹果堆得像小山一样，成群的姑娘们正在把这驰名中外的香蕉苹果

包装到雪白的木箱子里，一辆接一辆的卡车，又把这包装得整整齐齐的苹果运送到海关码头和火车站去。很快地，国内各大城市和国外一些地方都尝到了这芬芳甘甜的美味了。让那些吃到这种美味的朋友们，也都来分享一份我们丰收的喜悦吧。

前天，在威海市的陶家夼，我又看到一派更令人喜爱的秋色。那里，除和烟台西沙旺一样有着成片的苹果林以外，而更有特色的却是葡萄，那简直是一个葡萄的王国。九十多户的山村，整个的都笼罩在绿色的葡萄架下。那风光，就别提有多么幽美了。就请想象一下那条奇特而美丽的街道吧。这是一条完全由茂密的葡萄枝叶所搭成的街道。因为街道的两旁也栽遍了葡萄，那茂密的枝藤顺着架子交叉着爬满了大街的两旁和上空，使得大街变成了一条长长的绿色的走廊。现在，葡萄全都熟了，那一串串亮晶晶的淡绿色、紫红色、米黄色的葡萄，挂满了大街的两旁和上空，人在这大街上走着，就仿佛走进了一个琥珀和珍珠缀成的世界。

一条从山谷的深处流经村庄前面的小河，小

河的两岸和上空，也长满了葡萄，姑娘们在葡萄架下面洗衣服，那五光十色的葡萄和姑娘们的影子一起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

家家户户的院子里，也都盖满了葡萄。头一年栽下一棵小小的枝丫，第二年就爬满了整个的院落，使得院子和屋里都充满了绿色。人们就在这葡萄架下吃饭乘凉，妇女们则在葡萄架下做针线活儿。

今年的葡萄特别丰收，一般的每棵都收摘到一千斤以上，其中有一棵竟然收摘了两千六百多斤。这种丰硕的收成是令人可喜的。然而更加令人欣喜的还是那种在陶家乔村民中普遍形成的高尚风气：在这里，不论是大街上或是小河旁，那遍地触手可及的葡萄，竟没有一粒丢失的。且不说大人，就连七八岁的孩子，也都把集体的财物，看得比自己的还重要。去年，陶家乔在超额完成了国家的收购任务之后，把多余的一万多斤苹果分给了社员们。社员们却把这分到的苹果按收购牌价卖给了公家。这是多么令人钦佩的高尚品质啊！

应该说，这也是一种丰收，是一种精神品质上

的丰收。而这种丰收，比起谷物果木的丰收来，更加可贵 更加令人兴奋。因为一般的谷物丰收，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风调雨顺的角落里，而这种精神品质上的丰收，却只能出现在我们这社会主义的土壤上，出现在毛泽东时代里。

我们中国有句农谚：“不行春风，难得秋雨”。

这句话，不只是一种气候上的规律，也是人类生活中的一条哲理。谁都知道，眼前这丰硕的收成，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而尤其是在那连续几年的严重灾荒之后。

我们并不讳言：前两年，我们的确有過一段相当困难的时刻，但是这种情况改变得很快。记得今年三月间，当我乘坐由济南开往烟台的列车经过昌潍大平原的时候，看到铁路两旁的田野里，到处都是紧张忙碌的人群。那时候，天气还很冷，潍河里还在流着浮冰，平原上整天价在刮着扬天揭地的老黄风。人们就在这大风中刨地耕田，生产热情是那么高，干劲是那么足。这时候，和我同车的一位老汉站在车窗前面，眯着眼睛，向外望着那一群群在田野上耕作的人们，望着那扬天揭地的大风，自言自语地说：

“好哇，大风，你就使劲地刮吧。你现在刮得越大，秋后的雨水就越充足。刮吧，使劲地刮吧，刮来个丰收的好年景，刮来个富强的好日子。”

这老汉大约有六十多岁，胡须头发全都白了，但是精神却很好。他看到我在注意地看他，就冲着我一笑说：

“‘不行春风，难得秋雨’。同志，你听到过这句成语吗？”

我点了点头。

他又问：“可是，你知道这春风是从哪里刮来的吗？”

我摇摇头，觉得他的问题提得有些奇怪。

老汉神秘地一笑，指着正北的方向说：“喏，从那里，北京。”

“什么？北京？”我益发困惑不解了。

“嗯，北京。”老汉严肃地点着头，笑眯眯地说：“从北京，从党中央。”

哦！我明白了。

老头子指的是另一种春风。他把党集中力量加强农业的号召称为春风。

我不禁高兴地称赞道：“好，好恰当的比喻。”

老头子说：“这是我一辈子的亲身体会：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只要能按着党的指示去做，就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你说我这个体验不对吗，同志？”

为什么不对呢？而且，有着这样的体验的，又何尝只是这老汉一个呢？可以说这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体验，是全中国人民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所摸索出来的一条真理。

春华秋实，没有那浩荡的春风，又哪里会有这遍野秋色和大好的收成呢？

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发表了。这又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春风，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看到滋润大地的秋雨和灿烂丰硕的收成。

国庆节的晚上，我和威海市的人民一起欢度了国庆之夜。尽管这里是地处偏僻的东海之滨的一座小城，然而，我们的节日仍然过得是那么热闹、隆重。从清早起，四乡八舍的人们就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城中心的广场上，来到了清洁的马路上。他们有从大海里渔罢归来的渔夫，有从深山果林里赶来的农民，有机关的干部，也有工厂的

工人和学校里的学生。他们每个人都是满面春风地流露着愉快的神色。

这天夜里，在市中心的职工俱乐部里，我又看到了另外一种丰收：一个不久前才由机关、工厂的业余戏剧爱好者所组织起来的吕剧团，演出了丰富多彩的节目，非常令人兴奋。因为在这里，我看到了许多有天才有前途的演员，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两年前还是工厂的工人或者初中学校的学生呢。看到这精彩的演出，怎能不为这艺术幼芽的成长而感到万分欣喜呢？

春风浩荡，秋雨滂沱。

在这大好的秋收季节里，成熟和丰收的又何止是上面所写到的那几个方面呢？几天来，我不断地漫步山野，巡行田间。眼前那绚丽缤纷的大好秋色，真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啊，多么使人心醉的绚丽灿烂的秋色，多么令人兴奋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啊！

在这里，我们根本看不到欧阳修所描写的那种“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意萧条，山川寂寥”的凄凉景色，更看不到那种“渥然丹者为槁木，黝然黑者为星星”的悲秋情绪。看到的只是

万紫千红的丰收景色和奋发蓬勃的繁荣气象。因为在这里，秋天不是人生易老的象征，而是繁荣昌盛的标志。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欧阳修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悲伤，因为他写的不只是时令上的秋天，而且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在作者思想上的反映。我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欧阳修生活在今天的话，那他的《秋声赋》一定会是另外一种内容，另外一种色泽。

我爱秋天。

我爱我们这个时代的秋天。

我愿这大好秋色永驻人间。

一九六二年国庆节次日写于威海市

乡 音

乍一回到故乡，立刻就会听到许许多多亲切的熟悉的激动心灵的声音。这一些平时难得听到的声音，对于那些离乡日久的人们来说，有着一一种多么神奇的力量啊！它就像一支你所熟悉而又好久没听到了的乐曲，开头的第一个音符，就会激起你的热烈的情感，引起了你的亲切的回忆。

现在我要写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乡音。

那是我回到故乡的第二天。早晨，天还不亮，鸡刚叫头一遍的时候，我被一阵吱吱哇哇的声音惊醒了，侧耳一听，啊，多么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啊！我立刻就能听出这是一种名叫“二把手”小车的声音。这是我们家乡的一种很古老的运输工具。因为车子的构造全是木头的，木车轮，木车轴，所以走起路来，特别是载着东西的时候，这独轮小车，就会发出一种连续不断的吱吱哇哇的声音。

啊，这种声音好多年没听到了，如今乍一听来，简直就像无意中遇见了阔别多年的老朋友似的，心里感到特别亲切，激动。

我爬起身来，打开窗子，向着外面望去。外面天还不亮，四处黑乌乌的，在即将落山的微弱的月光下，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人推着一辆二把手的小车，从我的窗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向着南面的山谷里走去。不久，人和车子的影子就在山谷的黑影和晨雾中消失了，不见了，但是，那吱吱哇哇的亲切悦耳的响声，却还在黎明的寂静中，长久地响着，响着，一直响到了晨雾的深处。

啊，是谁，这么早就把那亲爱的令人心醉的乡音送到了我的耳畔？是谁，这么早就用他那吱吱哇哇的悦耳动听的音乐唤来了玫瑰色的黎明？

是一个青年人。

一个我所不认识的青年人。

对于一个离家多年的人来说，认不出同村的年轻人，那是不足为奇的。有多少当年在我们记忆中还是吃奶的婴儿，现在已经是又高又大的青年人甚至是结婚抱子的成年人了。

人们告诉我，这个青年人就是冯老西的孙子。

冯老西我是熟悉的。

他是在三十多年以前，因为黄河决堤从利津家乡里逃荒来到我们这里安下家的。因为他们是西府人，所以大家都叫他冯老西。我记得很清楚：冯老西逃荒来到我们村里的那一天，就是推着这样的一辆车子。那时候，车子的木架上，一边搁着一捆破得露出了棉花的铺盖卷儿，和一口裂了缝的铁锅，三四只破砂碗，一边坐着福儿的弟弟和妹妹。瘦骨嶙峋的冯老西，把车套挎在肩膀上，两只手紧握着车把，向前探着身子，用力地推着车；蓬头垢面的福儿的娘和面黄肌瘦的福儿（那时他才十岁），则在车子的前面，肩上套着绳子，弯着腰吃力地拉着车子。路，是崎岖不平的路，这二把手小车，在这崎岖不平的路上走着，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尖叫声。……

这幅悲惨的画面所给我的印象是太深刻了，而尤其是那个令人心碎吱吱哇哇的小车的声音。不知怎的，我总觉得，那是一种压抑的痛苦的声音，听着，使人心里非常难受。

哦，真的，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当时那一群蓬头垢面的难民用小车推着他们可怜的家小，

在滚滚的黄尘中辗转流浪的情景时，想起当年的乡亲们整年累月的推着这二把手小车在崎岖的山道上忙碌着的时候，我仿佛还能听到那令人心碎的痛苦的声音，啊，我仿佛觉得这是我们那个苦难的民族，和那苦难的大地，在痛苦地呻吟啊！

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小的时候，我对这种二把手小车的吱吱哇哇的声音，是不很喜欢的，甚至有些害怕呢。但是，人的感情和对事物的印象和感受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现在，车子依然是从前的那种车子，声音也依然是从前的那种声音，可是，现在我的感受却完全不同了。

这种改变，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而是在烽火战争的年代里。那时候，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刚刚结束，翻了身的农民经济情况有了好转，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于是，各村里，这种二把手小车也骤然的增多起来了。不久，战争打起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重点进攻，解放区人民的和平生活遭到了严重的威胁和破坏，为了配合解放军打垮国民党匪军的进攻，为了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翻了身的农

民，纷纷推着他们的小车，扛着扁担，像潮水似的涌上了支援前线的行列。在大兵团机动作战的情况下，我们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任何现代化的运输工具。部队的给养、弹药和一切军事物资的供应，以及伤病员的运输，全部是依靠支前的民伕来担负。这批翻了身的农民，为了保卫已得的胜利果实，为了永远摆脱旧中国的反动统治，他们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粮草、牲畜、二把手小车甚至是全部心身与生命，都贡献给了伟大的解放战争。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战争需要什么，他们就供给什么。

哦，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啊！不管是在那一望无际的昌潍大平原上，也不管是在那崎岖难行的沂蒙山区里，不管是在碧波万顷的东海之滨，也不管是在浊浪滔天的黄河两岸，我们总能看到成群结队的民伕，他们用二把手小车推着弹药、粮食，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往来，在敌人飞机的扫射下赶奔。这时候，那成群的小车，那吱吱哇哇的声音，就汇成了一片巨大的声响，它们仿佛要和那地面上炮火的隆隆声较个长短，和天空中飞机的嗡嗡声见个高低。

啊，多么雄壮悦耳的声音啊！

从那时起，我对于这种二把手小车的吱吱哇哇的声音的感受就完全改变了。我觉得它不再是压抑的痛苦的声音了。而是一种愉快的豪放的声音。它是那么好听，那么悦耳，尤其是它们成群结队在火线上汇成了一支大合唱的时候，简直就是一支最优美最动听的乐曲，一首最雄壮最有力的战歌。

是的，这是翻了身的农民底欢乐的乐曲，是挣断了枷锁的奴隶奋起推翻旧世界的英雄战歌。

革命在前进，胜利在前进。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优美的乐曲，这雄壮的战歌，从胶东半岛响到了江淮平原，从黄河岸边响到了大江南北。一直响到了南京、上海，响到了衡阳、广州。记得，当我们打过长江攻克南京的时候，在伪总统府的大门前面，我们看到了操着浓厚的胶东口音的民伕，听到了熟悉的亲切的吱吱哇哇的小车的声音；当我们沿着沪杭国道追歼残敌解放大上海的时候，在南京路上，在大世界前面，我们又看到了那操着胶东口音的民伕，和二把手小车的吱吱哇哇的响声。

向南，向南，继续向南，一直到广州市里，珠江岸边，我们仍然时时刻刻都听到这种熟悉的乡音。

啊！这时候，那熟悉的乡音，就不仅是一支优美动听的乐曲和雄壮有力的战歌了，而且也是一种亲切的鼓励和鞭策，听着这种声音，就仿佛听到我的那些饱受苦难的乡亲在我们耳旁谆谆嘱咐：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不要满足现在的成绩，更不要迷恋当前花花绿绿的世界，抬起头来，高瞻远瞩，勇猛前进，把革命进行到底！

啊！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的功夫，十多年过去了。这十多年来，我一直是在南方的大城市里工作，这种熟悉的亲切的小车声音，已经有很久没听到了。如今，乍回故乡，这亲切的声音又送到耳畔来了，心里就情不自禁的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和激动。而尤其是当我知道这推小车的人就是冯老西的后代的时候。

这青年人今年顶多不过二十一二岁，当我离开村庄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呢，解放战争时期，他也不过是一个刚满两三周岁的婴儿。他自然没经过当年他祖父经历的那种关山万里四处流浪的